

# 新 闻 梅 山

——见证宁波市梅山盐场五十年



# 新 闻 记 实

——见证宁波市梅山盐场五十年

二〇〇九年六月

## 难忘的梅山 厚重的历史(代序)

张永祥

在纪念梅山盐场创建五十周年之际,梅山保税港区宏伟蓝图已经绘就,梅山岛新一轮开发序幕已经拉开。在这一历史节点上,追寻和回味梅山盐场建场五十年来的风雨履痕,继往开来,犹如一篇篇难忘又厚重的华章,积淀着梅盐人的光荣和梦想,责任与抱负,艰辛与智慧,具有特殊的意义,内心感到格外的激动和自豪。

### 艰苦创业篇

创建梅山盐场,是当年宁波市的重点工程。根据中共宁波市委决定,1958年3月下旬,还是春寒料峭时节,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的,包括市、区两级机关干部和工农群众,涵盖全市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共4000余人组成的建设大军,唱着豪迈的歌曲,登上大卡车,或乘坐木帆船,浩浩荡荡奔赴梅山岛,没有休整,兵分三路,吹响了创建梅山盐场的号角。第一路是“主力”,在磨头山至小担山至阴山的十里荒凉海涂上,摆开了气吞山河的围海造田的阵势。筑塘没有什么机械设备,方法相当传统,甚至透着几分原始。一个日夜,两次潮涨潮落。围塘大军为了抢潮水、争时间,大家起五更、落半夜,风里来、雨里去,潮退人进,潮进人退,架起了三十四道溜板,割泥、捧泥、送泥、



溜泥、叠泥，将海泥一层一层地堆在石砌后、压在松枝上，候潮劳动，一潮就干6个小时，一个日夜加起就是12个小时，不仅起居作息的“生物钟”全给打乱了，一天要吃几顿饭也心中无数，而且全是重体力活，一顿吃上一斤饭也不是什么稀罕事。特别是女同志，还需要承受生理上的难言的煎熬。第二路是“先锋”，成天披荆斩棘，从三山、慈岙到上阳高山上挖起连根带枝、粗似碗口的松树，背到山下海边，用船装到筑塘沿线卸下，再由人深一脚、浅一脚拽到塘基位置，纵横交叉、层层铺叠，作为奠基，以均衡石砌和海泥负重，确保塘基稳固。第三路是“前卫”，采石、抛石。一班人蹲石塘，援悬岩，不畏艰险，挥汗如雨，把钎抡锤，开山炸石；另一班人撑着帆船，趁着涨潮，顶着风浪，争分夺秒，把满舱块石抛到塘基前，供给砌石，用作抗御海潮和风浪。劳动是繁重的，生活是艰苦的。当时只有18.2平方公里面积、9000左右人口的梅山岛上，一下子云集了这么多的人马，后勤保障捉襟见肘，睡的是泥地铺草，吃的是蕃薯干饭，外加蚊叮虫咬。虽然也搭了不少草棚，也难避风雨。可大家没有被艰难困苦所吓退，还风趣地编了“金丝洋房（指草房），玻璃明堂（喻地面积水），老笋头眠床（指竹床）”的顺口溜，表现出“随遇而安”的乐观情怀，体现了“知难而进”的高尚情操。就这样，以常人难以想像的意志和毅力，仅用了72天时间，铺上了6万枝松树，砌上了20万立方米石块，垒上了100万立方米海泥，于1958年6月25日胜利关上塘门，筑起了雄伟的十里长塘，向大海夺得了整整五千亩土地（合3.335平方公里），谱写了一曲深沉而壮观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凯歌。

### 变革立业篇

海塘合拢后，数千建设大军马不停蹄地转入挖纳潮河、建盐田的工程。如果说筑塘是艰苦的，那建场同样艰辛，披星戴月，顶风冒雨，没有星期天，也没有节假日，“大雨当小雨，小雨当晴天”地连轴转。1958—1959年之交的冬天，似乎特别的冷，天寒地冻，工程刚好进入挖纳潮河，又没高统雨靴可供防水保暖，但大家顽强地浸泡在冰冷彻骨、苦涩

难受的海水中,双脚冻得麻木僵硬,也无一退下阵来,坚持战天斗地,开挖了 6000 余米纳潮河、几千米排淡河(沟),建起了 3500 亩盐田,于 1959 年夏在试验滩上晒出了第一担原盐,实现了要“海水献宝”的心愿。国家轻工业部为此特颁发了一面“愿梅山之花开遍全国各地”锦旗,进一步激发了大家的斗志。可当时盐田设计者不顾梅山客观实际,基本搬抄了某国的制盐方法,外加自己想像,采取“流·枝·滩”三结合的方案,即流滩走水、枝条架扬水、平滩结晶。每副盐滩,上段面积最大,为三块斜坡型流滩,用水泵三次提水、流水;中段面积次之,为若干块蒸发池,其间一前一后搭起两座高 10 米、长 40 米,用粗大毛竹作支架、毛竹筒依次凿空钻孔作滴水、竹丝编成散水扇的枝条架,分别用高压水泵将卤水提到毛竹筒,通过小孔,沿竹丝缓缓滴落,利用空间和风力,加速蒸发;末段面积最小,为沥青制板铺就的结晶池。如此频繁的提水扬程,对于高税收(盐税现已取消)、低产值的原盐来说,昂贵的发电成本,难堪重负。而且梅山岛夏秋多台风,全场几十座枝条架一遇台风,便被吹得东倒西斜、七零八落,甚至坍塌,满地狼藉,影响制卤、结晶,严重的还造成生产停顿,需化好多天才能恢复。因此,当时平均年产原盐不到 6000 吨,连续 3 年亏损达 182 万元,这在那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为了走出亏损阴影,我们毫不气馁地坚持在实践中总结和探索,重新规划生产布局和工艺设施,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和变革,仅用两年时间,利用水往低处流的地形自然落差,利用潮水涨平时海水含盐量、潮位均为最高的特点,利用取之不尽的海洋风力资源,完成了改纳潮河(筑高河坝)、废试验滩为海水库,改“流枝滩”为平滩,改多道扬水为中间一道扬水,自流灌溉,风车提水,节约动力和人力资源,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1964 年,全场人员减少了 700 余名,年产原盐增至 8000 多吨,第一次向国家上交了 1 万元利润,有效地实现了扭亏为盈。相应地为提高盐工收入,调动积极性,我们大胆地实行了“吨盐奖”制度(半计件制),即使在文革期间被批为修正主义,仍坚持认为这一制度适合于那些分散劳动、体力

消耗很大的生产岗位工人的报酬形式,从未停止执行。

## 探索强业篇

盐业生产在常人眼里,看似简单的重体力劳动,其实则不然,包含着丰富且深奥的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和气象等学问。浙江的气候特点,是短晴多雨。晒盐的黄金季节,是盛夏三伏,晴天较长,气温又高,可也是台风频袭季节,对盐业生产威胁与危害极大。如何抓住其他季节的短晴天生产,摆脱纯粹“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就成了提升浙江盐业必须破解的战略难题。各地一直都在探索着。如慈溪庵东盐场采用以板晒为主,即在下雨时可将盐板叠起来,不让淋着;而象山高塘一带则采用灰晒,即将海水、低浓度卤水浇在草灰上,经过暴晒,再集中淋卤,避开雨天。但这两种制盐方法,成本很高,产量很低,质量更差,并不理想,应属淘汰之列。因此,我场采用的是滩晒工艺,但对天气特别敏感,依赖性特强,习惯于有二三个晴天时,才出卤开晒。可浙江天气复杂多变,晴雨相间,各占一半,连续晴天时间不多;加上天气预报往往不准,有时说是晴天很短,实际则较长,或者反之,需要善于观察和正确判断天气变化情况,才能不让错过半天、一天的晴好天气。为此,我们在高度关注周边各气象台天气预报、制作地面和高空天气形势图、提高“看天”本领,进行综合分析、正确研判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抓好短晴天生产的实现方法。在改进和改善技术设施层面上,我们改沥青池为缸砖池结晶,改石滚筒为压滩机整滩,改橡皮管水泵为塑料直筒水泵提卤,以后还改露天结晶池为塑料薄膜防雨,以提高结晶池质量、加快出卤速度、减轻劳动强度、增强防雨能力,为千方百计钻天空子,抢抓短晴天制卤晒盐创造物质条件。在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上,我们运用辩证法,认真总结二工区一组3号滩、三组7号滩抓住短晴天制卤晒盐,年年夺得高产的做法,提出了“积短晴为长晴,积小胜为大胜”的制卤晒盐经验,在全场推广,使原盐产量出现了新的飞跃,平均年产上升到12000吨左右,年年走在全省前头,而且优质盐的比例始终保持在90%以上,消灭了三

级盐。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某一天,省盐业局收到我场春晒每亩达到6担(每担50公斤)的报表,大吃一惊,以为笔误,径自在前面加了个小数点,把6担改成0.6担。经我们发函要求更正,才引起省盐业局高度重视,仔细核算,确认6担无误。这一来一回,也就成了省盐业局大张旗鼓推广这一经验的序曲,迅速在全省开花结果,还传播到全国天气条件相似的省份。1979年,梅山盐场食用盐被省人民政府命名为优质产品。

### 办电敬业篇

电力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发展现代工业的基本条件。而且电力建设,是一种社会先行资本投资,基本上都是公共财政投入。1969年,富春江大电网通至与梅山岛隔港相望的郭巨山顶,山头设有变电所。因为时值文革,大电网用电不多,浪费严重。对此,我们在感到痛心之余,也萌发了欲将大电网拉过海峡、延伸到梅山岛的愿望,遂与镇海电力部门联系,得到了令人兴奋的答复:只要有钱有物,可以帮助将电网通往梅山岛。这就是说,计划外办电,完全由企业自身资金积累来担当。但别看当年商业部门供应的食盐每斤买0.135元,而我们出售给国家的,每斤只有0.02元都不到,场里没有多少余钱(自有资金)可供办电,只能想方设法,恳请各方资助。于是我曾带着几位同志到省、市有关部门、单位求援,很多上级领导都为我场在国家特殊时期,还如此倾心生产建设,表示出极大的钦佩和关注,热情友好,力能所及地帮助我们争取钱物,慷慨解囊,至今仍令我感激不尽,难以忘怀。在绍兴,由于文革期间,人们无心搞电,几百根等径(头尾口径一致)电杆放在露天,不知已多少年,被我们低价购进。其他所需的绝大多数电缆、变压设备和重要零部件,也都是由友情部门帮助解决的。特别感激的,是一位省级领导同志,自己在受到很大压力的情况下,仍千方百计地支持我们办电。印象最深刻的,还有一位在抗日时期就认识的省物资局领导,竟让保管员打开仓库,任由我们挑拣。当然其间也遇到过哭笑不得的人与事,好在不多。如当时一位镇海县委书记,得知我们要通电梅山,竟提出

我场财力、物力难以承受的苛刻条件——必须通电上阳公社(后改乡)。还有一位我也认识的省厅管盐业的处级干部,问他有否电缆可予支援。而他一边下象棋,一边漫不经心地打官腔:“这是战略物资,你们没有计划批文,谁给你?何况年关将到,哪里还有?”具有讽刺意味的,他的话音刚落,恰好有人前来请示:“仓库里还有×吨 AS90 号裸铝电线没有单位要,是否退回省物资局算了?”这一问一答,令我十分气恼,也让他相当尴尬,只好被动地答应悉数卖给我们。就这样,经过紧张的资金筹措、物资采购和树杆架线,终于在 1970 年初的一天,全场职工和几百名梅山青壮年清早出动,有的树杆,有的拉线,硬是将富春江大电网电缆从梅山岛对港的山头,架过近 500 米宽的梅山海峡。而负责现场海上交通管制工作的,由曾在梅山战斗过又回到宁波港务局(当时港监属港务局管辖)的王盛德同志,亲率指挥艇前来梅东渡口警戒、呼叫,直到完成任务才返航。梅山岛终于成了全省最早用上大电网电力的海岛。

### 执着展业篇

按照当年市委的期望,梅山盐场不仅仅要生产原盐,还要向海洋进军,办成盐化工基地。因此在十里长塘筑起后,便抽调了一批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同志,在老塘内的牛边山南麓和对港的虾康,办起了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化工厂。但由于受到三年国家困难时期的影响,被迫调整下马,眼睁睁地看着原盐结晶后遗留的苦卤,大量被排放到海里,十分可惜。直到 1970 年,在原盐跃上优质高产新台阶后,我们重新把目光投向了制盐、盐化工、科研综合发展的目标上。套用现时的话来说,就是要把苦卤全部利用起来,变废为宝,提高资源利用率,增加附加值,做好产业链文章,发挥科研孵化器作用,实现“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先要获得大电网充沛的电力支持。现在通了电,犹似如虎添翼,为发展盐化工开辟了康庄大道。1971 年,省里为此特地批准在我场设立海水综合利用研究所,作为省级第十二个研究所,所长由我场主要负责同志兼任,组织上另派副所长和书记。这样,我场就可借助研究



所力量,与全国相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联袂,办起了化工厂,自己设计图纸,自己制造设备,自己组织生产,循序渐进,年年搞一个新产品,除氯化钾、溴素、精制盐之外,还从试验到正式批量生产金属镁。有不少项目是与本市和外省市科研单位共同研制的。如金属镁研究和生产,就是我场与郑州铝镁研究所合作的结晶。又如与华东师范大学化工系合作试验“海水提钾”,并到缙云开采来磷石进行中试;与浙江省海洋研究所合作研制的海水淡化器,第一台海水淡化器首先运到南沙群岛使用,为巩固南疆奉献了一份力量。与此同时,我们同步深化原盐生产,如采用塑料薄膜结晶,大大提高了抗灾能力,降低了劳动强度;采用塑苫结晶新工艺生产粗粒子盐,成功探索出我省工业用盐生产的实现途径。在经营策略上,当时我们已经把食用盐申请注册成“梅港牌”商标,实施商标品牌战略。1977年,我场光荣地被省委命名为全市惟一的、全省第一批“大庆式企业”,还指定我场主要负责同志出席全国大庆式企业授奖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和嘉奖。

### 和谐固业篇

在地理环境闭塞的梅山盐场,为什么在跨越整整半个世纪风风雨雨之后,至今在宁波还有着气荡肠回感染力?靠的是特有的梅山精神,按现时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具有梅山特色的企业文化,铸就了梅山盐场不怕艰难困苦、充满和谐友爱、富有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从而造就了一支坚强而优秀的职工队伍。每当电光闪闪、雷声隆隆,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全场上下以最快的速度,一起出动,收盐保卤;每当强台风袭来之际,惊涛拍塘,卷起泥石,全场上下又不顾安危,不惧艰险,抢险堵缺,转移物资,将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像这样铁打的硬汉,可在日常生活上,却处处表现出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真正体现了梅山大家庭的温暖。大家风趣地说,一年365天,与老婆孩子相聚60天还不到,成天在一起的是同事,是战友。对我们场党委主要成员,全场男女老少都无一例外的、亲昵地称为“老张(永祥)小童(明学)阿德哥(王阿德)”。在盐

场,大家享受着“共产主义”生活,买了鱼虾蟹大家一起下酒,家里带来菜肴大家一起分享。即使场里来了客人,“谁接待谁负责”也成了未成文的规矩,自掏腰包款待来宾,形成了清廉、好客的风气。在文体生活上,建场初期的四五年间,由于职工人数多、年轻学生多,全市所有文体比赛,我场总是名列前茅。在场里,每周都要放映露天电影,并向当地农民开放;每十天出版一期《梅盐简报》,报道全场最新动态,交流信息;每年都要举办文艺晚会,很多节目都是自编自演,脍炙人口的《梅山,我的第二故乡》、《四个老头话梅山》等一直传唱至今;隔年都要举行体育运动会,并被评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在文化学习上,大家志存高远,刻苦自学,钻研自己喜爱的大学课程,有的还读函授。场里还坚持开办从初中到高中文化补习班,制盐、盐化工专业培训班(宁波市梅山盐场“七·二一”工人大学)。1979年9月15日,省第一轻工业局、省盐业公司以我场为基地,开办了浙江省盐业系统“七·二一”大学。学校设制盐、盐化工2个专业,学制三年(包括半年文化补习),学员来自全省各地,共41名(我场输送7名),其中制盐专业25名,盐化工专业16名,培养具有大专毕业水平的工程技术人才。

### 工农促业篇

梅山盐场是宁波市在镇海县梅山岛(今属北仑区)的一块“宝地”,工作、生活在梅山,党政管辖、物资供应在市里,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借贵方一块宝地,落脚谋生”。因此,在长期共同相处中,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工农之间形成了唇齿相依,结下了鱼水深情。早在建场时,许多梅山农民不仅积极投身围海造田,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抛石、筑塘、溜泥,还宁可自己住得紧一些,甚至一家人挤一个房间,热情地腾出堂前、让出好房给我们住。盐场建成后,又参与了维护加固海塘的任务。特别是1974年7月和1979年8月,十里长塘两次遭到强台风加天文大潮的正面猛袭,盐场面临严峻考验的关键时刻,整个梅山岛几乎都动员起来了,调动了成百上千的整劳动力,协同抢险,修建成了坚固的标准海塘,

犹似铜墙铁壁，屹立于东海之滨。大家把十里长塘形容为工农感情的联系纽带，工农友谊的坚强屏障。再说梅山岛缺淡水，尤其三伏大旱，更是水贵如油。记得有一年，春旱接着伏旱，水库见底了，小河干涸了，盐场的淡水渠也快没水了。场党委决定用机帆船到宁波运淡水。梅山公社（后改乡）党委主要负责同志闻讯后赶到盐场，表示只要农民有水喝，就保证盐场职工喝上水，并在盐场周边几个村庄让出了一些水井，专供盐场使用。在我们表达感激之时，他们却豪爽地说：“我们仅仅提供了一些水，而盐场职工却用鲜血一次次地抢救我们农民的生命”。按照现时流行的术语，就是履行企业公民社会责任，工业反哺农业。每当早晚稻收割季节，因岛上劳动力紧缺，场部即组织干部职工支援抢收抢种。我们的医务室向梅山岛农民及周边地区敞开服务，每年门诊数在3000—5000人次之间。为节省农民开支，很多手术都是我场医务室做的。做手术往往需要输血，而全场干部职工的血型都经过化验，登记在册，无形地构建起一个用之不竭的“血库”。只要广播一响，同类血型的同志就会争着赶到医务室输血。有时情况紧急，主持手术的医生就会毫不犹豫地伸出自己的手臂输血。自编自导自演的轰动宁波一时的话剧《生命》，就是以此为原型创作的。梅山盐场与梅山岛就这样休戚相关，相互分享着发展成果，展示出合作共赢的高尚境界。如富春江大电网上岛后，由盐场无偿将电杆、电线拉到主要的几个村庄，使这些村庄家家户户都用上了廉价电，更让原本没有什么工业的梅山，先后办起了冷冻厂、布厂、绣花厂和工艺美术厂等等，促进了社队企业（后称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

### 育才弘业篇

宁波有句流行俗语：“天下三样苦：晒盐、打铁、磨豆腐”。梅山盐场的工作条件、生活环境与城市里有着天壤之别，且不说面临艰苦繁重体力劳动、夫妻分居两地、难以照顾家庭等现实问题的考验，还要面对当时社会上极“左”的东西，遭遇一些不公正的对待。但是我们梅山盐场广

大干部没有计较“小我”，没有迟疑不前，为“大家”舍“小家”，在梅山这片天地里，怀着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对事业的执着和坚持，铆足了劲头，敢吃苦，肯钻研，用实际行动确立起高尚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在盐场基本建设和盐滩合理改造相继完成后，干部职工大批调回市区工作或升学。由于他们经过梅山的锻炼，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勤奋。据初步了解，有3人成为大学教授，并涌现了不少能人专家，成为各地、各部门的骨干。还有更多的同志，成为先进模范人物。当然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不少有才华的同志没能离场深造或调遣的机会，但他们仍能在艰苦的岗位上，坚持不懈，勇于探索，为梅山盐场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年华，使梅山盐场经常受到全省和全国盐业领导部门的青睐和赞赏，并获得各种嘉奖和荣誉。

五十年的峥嵘岁月，记录和见证了梅山盐场厚重的历史感和浓重的沧桑感，虽然不少同志曾经尝过苦涩的滋味，但更多的是欣慰与自豪，在逆境中活出了精彩，无负于青春，无愧于桑榆；无负于国家，无愧于时代。历史选择了梅山，梅山没辜负历史。现在，梅山盐场已经靓丽转身，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但梅山的故事、梅山的精神正在延续，演绎成举世瞩目的欣欣向荣的保税港城。

## 目 录

难忘的梅山 厚重的历史(代序) .....	张永祥( 1 )
一、峥嵘岁月足迹 .....	( 3 )
梅山岛的今昔和未来(通讯) .....	江智华( 4 )
战斗在梅山岛 .....	沈鹤卿( 8 )
青年用武在梅山岛 .....	
..... 梅山盐场青年大队大队长 方 平	( 10 )
梅山二十天——从梅山盐场寄来的一封信 .....	
..... 梅山盐场二大队三中队全体同志	( 15 )
建设梅山盐场的战歌	
——在担市门 .....	陈 淳( 18 )
——梅山即景 .....	郑 朗( 19 )
——徐克组长 .....	范永擎( 20 )
——筑路(外一首) .....	苦 荣( 20 )
她们在战斗中成长——城市姑娘在梅山 .....	亦 桦( 22 )
在梅山两月所得到的 .....	沈 江( 24 )
向战斗在梅山的同志们致敬	
——中共宁波市委和市人委的慰问信 .....	( 26 )
梅山岛上迎亲人 .....	亦 桦( 28 )

# 一、峥嵘岁月足迹





## 峥嵘岁月足迹

梅山盐场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上世纪 50 年代末期,在全国大跃进的热潮下,中共宁波市委、市人民委员会决定兴建梅山盐场,就地生产生活用盐和盐化工产品。1958 年,数以几千计的机关干部、商业职工、学校教师、初高中毕业生,工商业者乃至社会民工,服从组织分配,告别城市奔向海岛,投身于围海造田、挖河建滩等繁重的体力劳动。

他们与潮汐抢时间,披星戴月,栉风沐雨,陷在没脚的海涂里溜泥垒塘,仅仅用了 72 天围起了 10 里长塘,向大海夺得了 5000 亩建滩用田;他们冒着数九寒冬的凛凛朔风,踏着瑟瑟作响的霜花冰楂,开掘引流海水的纳潮河与排淡河,他们奋战在千亩荒涂,开展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建起一副副流枝滩结构的新型盐滩……

基建工程基本完成后,大部分创业者返回宁波,留下的成了盐场建设发展的骨干力量,他们充满青春活力,富有文化知识,为日后的岁月中创建原盐高产、盐化工产品开发以及开展医疗文化活动奉献出智慧和韶华。近百名当年开天辟地的创业者,在海岛一干就是 20 余年,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初,才陆续调回城市。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一帧帧旧时照片和一篇篇当年报纸报道和一段段回忆文字,定会勾想起大家许多蕴藏心底的难忘往事。细细寻找、品味吧,这里边也许就有你我的身影。

编者



## 梅山岛的今昔与未来

(《宁波报》通讯)

江智华

1958年2月12日早晨,我随梅山盐场筹建处的第一批施工人员离开宁波。我们从灵桥乘汽车到白峰,步行25里,再摆渡,就到达梅山岛。

梅山,是一个富饶而又美丽的海岛。它位于镇海东南面,是象山港口的一个岛屿。全岛共有1.9万亩土地,大部份都是平地,周围有几个小山包围,土地肥沃,气候冬暖夏凉,人口有9500多。全岛以产棉为主,占整个耕地面积百分之七十以上,其次,也产一部分水稻、蕃茄等粮食。同时,当时居民还经常利用生产空余时间,组织集体出海捕鱼,或在海边泥涂里捉蛏子、梅蛤等等,作为副业生产收入。由于梅山的各种优越自然条件,使梅山的棉花产量超过一般地区。如果他们能再努力一下,就能超过闻名全国的慈溪棉区的单位面积产量。但在旧社会,虽拥有这样一块美好而又肥沃的土地,在敌人统治年代里,人民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特别是1949年,国民党反动派被我赶出大陆以后,梅山就成了敌人避难的一个巢穴。他们集中岛上所有的劳动力,日日夜夜为他们挖掘护命的壕沟,将梅山几百年来人民辛辛苦苦修成的海塘,破坏成千孔百洞。梅山,当时被敌人蹂躏得满目疮痍,多少个天真的姑娘受到他们糟蹋,多少个无辜的青年活活被他们打死。一个新婚还不到几个月的小伙子,因为在路上走过,被敌人擦枪时随便打死;一个上了年纪的姓周的老大爷,因为在渡口上船,被国民党匪兵用机关枪扫死……这些血的记忆,梅山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当梅山刚要解放的时候,敌人疯狂地把